生态伦理与理性生态人培育

路日亮,王 丹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44)

摘要:20世纪中叶,人类文明最重要、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变革就是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或称之为生态觉悟。这种生态觉悟的直接根源,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迫使人们不得不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命运给予关注。这种生态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就蕴含着极其深刻而普遍的哲学意义,尤其是在伦理学领域的深刻变革,产生了生态伦理学这一理论成果。生态伦理学试图用伦理信念调节和约束人类的行为,达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状态。生态伦理学坚持“生态本位”的伦理学方法,以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为哲学基础,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标准,建构和确证伦理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通过伦理与经济生态、伦理与社会生态、伦理与文化生态的建构,去确证当代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通过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实现伦理生态的辩证复归。生态伦理是当代伦理精神的价值诉求,则成为生态伦理精神能否成为化解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

关键词:生态伦理;生态理性;理性生态人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1-0038-04

作者简介:路日亮(1954—),男,山西大同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价值哲学、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

当生态危机成为威胁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时,人类开始认识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生态伦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生态伦理虽然旨在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生态伦理要发挥作用,还要有顺应生态规律,追求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理性生态人。

一、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诉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这一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伦理精神也是如此,随着文明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伦理精神也要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革。

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丰富。然而,工业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大规模消耗资源基础之上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排放废弃物,导致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直接威胁着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断反思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开始理性审视自己的生产、生活以及各种行为,并一再追问,为什么人类在创造出巨大文明的同时却又给自己套上枷锁?是什么原因驱使人类将生我养我的大地母亲糟蹋得千疮百孔?人类到底

收稿日期:2013-10-19

基金项目:北京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培育专项课题(2013JBN008)

应该如何对待自然？人类是否应该对非人类存在物承担道德责任？是否应该把道德关怀的领域扩展到动植物、生态系统乃至整个自然界？

在反思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的危机，环境问题的根源是人类。其中既有技术手段的缺失，也有社会制度保障的不到位，更有思想观念和道德认识的偏差。对生态问题的解决，人们可以通过经济的手段，也可以依赖科学技术，或诉诸法律的武器等，但缺乏道德力量的调节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也就是说，生态危机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伦理根源。只有从改变人的伦理价值观着手，才能缓解人与自然日趋紧张的关系。于是，伦理学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和转型，开始涉足生态领域。

黑格尔指出：“道德的观点是关系的观点、应然的观点或要求的观点。”^[1]黑格尔所说的“关系”、“应然”、“要求”实际上是指道德现象的本质特征，同时也限定了道德活动的边际范围。就是说，道德“应该”属于有能力辨别各种关系、具有明确活动目标，并能够对“要求”作出应答的存在物。谁能具备这样的属性呢？很明显，只有人才能充当这样的存在物。因为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理性，能够意识到各种关系，并能够处理各种关系、协调和化解各种矛盾的存在物。当人与自然的矛盾达到日趋紧张的时候，人们呼唤伦理学到场，去协调和化解这种矛盾，实现天人和谐。

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从思想根源上说，缘自人可以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观念。因此，生态危机的解决要靠人类世界观、价值观、发展观等观念的变革，特别是靠人类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和生态伦理观念的普及。

传统发展观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人是主体，自然界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因此，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实践行为都是天然合理的。既然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天然合理的，那么人们有能力做的，就一定是应该做的。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和GDP指标就成为评价社会文明程度和实践行为合理性的终极尺度。既然它是终极的尺度，它的合理性就无须质疑，也不能质疑。这就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无约束、无规范的改造。

纵观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伦理学都是探讨人际道德，关注的都是人与人的道德价值与行为规范，“其功能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价值取向是追求人与人、人

与社会的和谐发展”^[2]。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学无需过问。

20世纪中叶，人类文明最重要、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变革就是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或称之为生态觉悟。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世界各国乃至联合国制定的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文献，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从日常生活的环保行为到生态文明的提出，都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充分显示了人类文明的生态觉悟。这种生态觉悟的直接根源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迫使人们不得不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命运给予关注。当然，这种生态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就蕴含着极其深刻而普遍的哲学意义，尤其是在伦理学领域的深刻变革，产生了生态伦理学这一理论成果。生态伦理学不仅是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的觉醒，而且是整个人类伦理价值的觉醒。生态伦理学试图用伦理信念调节和约束人类的行为，达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状态。

生态伦理学及其一系列相关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它动摇了以往人们所确信不移的人在世界中的绝对主宰地位，使人类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精神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要求以一种新的伦理原则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人对自然的态度、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重大调适，因而也必然伴随着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诞生。

二、理性的偏失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指出，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包括外部自然生态危机和内部自然生态危机两个方面。前者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而后者导致人类学和人格系统的破坏^[3]。可见，生态危机的危害是双重的。治理生态危机，不仅要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生态的平衡，而且还要解决人的问题，塑造生态理性，重新建构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以及整个文明的价值生态的平衡。

理性是人特有的属性，它最显著的特点是自控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显著的标志。理性地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正确对待自然、正确对待他人与社会，这是理性人的应然状态。人的理性有两翼：一个是道德理性，一个是科学理性。前者关心理性应该的目的，后者提供理性实现的手段，二者本应该是统一的。但就其实然状态而言，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手段常常把自身作为目的来追求，由此造成手段和目的背离，常常表现出理性的偏失，并由此导致在社会实践中目标的迷

茫、计划的紊乱、行为的无序化。

当自然界一次次对人类进行报复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人的理性偏失和道德缺失,那就是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成为主导人们生产、生活的思维范式,进而导致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普遍误读。工具理性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种思维方式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误读为一种工具性关系,自然界是为人类所用的工具,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上帝般无所不能的姿态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以此显示人类的威力和地位;经济理性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无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疯狂掠夺自然资源。

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的泛滥,致使人对自然的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理性成为左右现实生活的灵魂。一系列理性的产物,诸如社会分工、科层组织等,也成为人自身的异己力量,从而导致生活世界的危机,造成现代社会诸多乱象和错位,理性不是在“脑袋”中的智慧,而是“口袋”中的财富。其结果,理性的现代精神也就丧失殆尽。工具理性还使人的心理发生异化,逐渐变成一种异化的力量,人被物欲所牵引,技术官僚统治社会,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整个社会丧失了温情浪漫的情怀,生活失去它应有的乐趣。

灾难面前,人们开始意识到,根治生态危机的良方首先是解决人的问题。而解决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思维方式,并创新规范人的行为方式的伦理学范式,进而建立一套包括基本理论、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等新的伦理体系。因此,亟需用一种新理性、新观念指导人类正当的、合理的、全面的生活,把“脑袋”与“口袋”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智慧与财富有机性统一。生态理性正是将上述二者结合起来新的思维方式。生态理性始终面向人的生存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它不仅要塑造经济人,而且要塑造政治人、文化人、社会人,使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生存状态中彰显人的目的,还原人的本真。因此,生态理性才是真正生存论意义上的合理理性。

生态伦理学的兴起,改变了对人类实践行为进行评价、约束和规范的标准。这种伦理学告诫人们,人虽然是世界上唯一有理性能力的高级生命,有能力对一切存在物发号施令,但人类应该清晰地意识到,我们能够做的、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应该”

做的。人类切莫把“能为”当“应为”。生态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来确立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的。

生态伦理学坚持“生态本位”的伦理学方法,以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为哲学基础,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标准,建构和确证伦理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通过伦理与经济生态、伦理与社会生态、伦理与文化生态的建构,去确证当代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通过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实现伦理生态的辩证复归。

三、培育“理性生态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途径

生态理性仅仅是一种理念,要使这一理念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发挥其真正的作用,需要培育生态理性的人。理性生态人作为一种人性假设,是兼具“理性人”与“生态人”的双重属性。作为“生态人”,他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生态伦理学素养;作为“理性人”,他能自觉尊重社会和生态发展规律,自觉运用自身的道德、智慧和知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培育“理性生态人”必须涵盖以下基本内容。

(一)培育科学发展观

发展,无不受一定的发展观支配,而任何发展观都无不蕴含着一定的理性。所以,培育能够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性生态人对社会发展尤为重要。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是价值理念问题。不同的发展观,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传统发展观秉承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以不惜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繁荣,其结果是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进而引发整个社会危机。科学发展观既承认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本,同时也确认自然的先在性、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既认为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又反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既要讲求经济效益,也要重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既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又不能超过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既要处理好代内关系,又要处理好代际关系,实现代际公平,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要充分认可人类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取资源以满足自己需要的合法性,又要强调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善待和保护自然的责任心。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在处理人与自然、当前发

展与未来发展等一系列关系上,体现了对人与自然是可持续发展的关切,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体现了对生命与世界存在和谐期待,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谐,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原则,而这正是生态理性的价值诉求。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理性生态人的基本发展理念,培育理性生态人,也首先要塑造其科学发展观。

(二) 培育正确的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也是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生态意识注重维护社会发展的生态基础,强调从生态价值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生目的。确立正确的生态意识是理性生态人必须具备的基础素质。

首先,树立整体意识。整体意识要求把自然、社会和人看作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以整体性、系统性的眼光看待事物,把包括人类自己在内的所有对象都置于复杂的时空关系之中来对待,能够运用整体运动规律和对人的综合价值效应处理问题,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互生共济的伦理精神和协同进化的生存智慧。

其次,树立共存意识。共存意识要求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根本目的,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为此,必须抛弃人是自然的主宰的观念,反对不计代价、后果和不负责任的生存态度,彻底否定人对自然征服、利用和索取的急功近利的发展方式,克服人类妄自尊大统治自然的狭隘心态,承认自然的价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把自然当作人类的亲密伙伴而非敌人。

再次,树立忧患意识。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作为理性生态人必须树立忧患意识,了解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困境,从征服自然的喜悦中解脱出来,为地球的未来,为子孙后代的发展而忧,把人类生存利益作为最高利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 培育健康的生态人格

生态人格是建立在生态理念基础上,人类心态

与自然生态相融合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的总和。生态人格是对工业文明反思的积极成果,也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人的自然化与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健康的生态人格通过心灵的呼唤,使自身与自然相互融通,尽情体会其超然的生态美感境界,充分感受人在自然界中的自由、尊严和幸福,用心去感受自然,最终实现人与生态的全面发展。

培育健康的生态人格,就是要通过深入持久的生态思想教育,使人们形成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拓展道德共同体的界限,倡导和树立新的生态伦理观,在内心德性引导下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的深层次联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自觉地、有意识地、能动地调节自己的行为,从征服自然的狂热中走向回归自然的和谐之路。

(四) 培育科学的生态实践行为

人的实践是理性指导下的实践,一个具有生态理性的人必然自觉参与生态实践。生态实践包含生态行为、生态交往、生态习惯等内容。在生态理性指导下的生态实践,是在充分了解自然规律、懂得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实践。因此,只有通过生态实践的长期磨炼,逐步树立起良好的生态道德和生态良知,才能最终形成生态人格。

理性生态人是一种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行为模式。培育理性生态人,就是要培育其立足于生存论的维度来处理发展问题,要求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确立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把保证人的合理生存需要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伦理行为的终极关怀,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合生态的技术手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统一起来;在日常生活行为中,能自主自觉地选择合乎生态理性与生态道德的行为,注重节俭,提倡适度的、节约型的消费,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发展协调共进。

总之,生态伦理是当代伦理精神的价值诉求,而培育理性生态人则是生态伦理精神能否成为化解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

[1]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2.

[2]陈志尚,路日亮. 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取向[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3]陈振明. 技术、生态和人的需求[J]. 学术月刊,1995(10).